

【穿梭时空】

文化原生态的保护和培育

我国幅员辽阔,民族众多,历史悠久,文化积淀深厚,地方戏曲的丰富多彩,这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

地方戏曲由于根植于当地的土壤之中,又服务于当地民众,因此地域色彩浓郁,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流转系统。从历史上看,开放的文化系统较易生存和发展,但由此带来的是个性的消亡和特色的削弱,举例说,《刘三姐》和《阿诗玛》,由于被改编拍成电影,影响广泛了,甚至流播世界,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“原味”的丧失,曲调、行腔、语言乃至故事和主题等等,都被“很合时宜”地移位、拼接、篡改、加入等等了。这是可喜还是可悲?我们暂且不忙下定论,不过,现在有些地方戏曲变得越来越“普通话”化了,毫无疑问,这是同质化的先兆,也是地方戏曲走向末路的象征。

我并不认为把地方戏曲完全封闭起来,便是最佳状态。时代在发展,文化上的吸收合并是正常的,其中应该把握的,是要以保留特点为基本尺度。有特点,就有区别,就有区别,就有存在的合理性。有些文化需要与时俱进,有些文化是不需要与时俱进的,比如让贵州的土戏里加电声伴奏,那就是存心让它折寿。如果全世界的戏曲都被高度统一到了一个方面,那就不是文化而是意志了。但我们对于地方戏曲也不是无所作为,因为它毕竟面临着传承难题。所以,创作和整理高手的深度参与,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做法。

什么是高手?高手就像是好的医生,他的职责就是不改变医疗对象的基本性状而使之仍然或者更有活力。我们知道,鲁迅对秦腔是力挺的,周作人、顾颉刚等对民间传说和童谣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,李广田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功不可没,老舍说相声,齐如山编京剧,魏明伦写川剧,连大学问家郭沫若和陈寅恪也对《再生缘》弹词的女作者发生了研究的兴趣……可见真正有眼光的文化学者,是极其注重戏曲当中的文化价值的。

苏州弹词是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地方戏曲品种,她之所以能够形成隽永、优美、精致的特点,是多种因素的叠加。苏州弹词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,是由于她还保持着独特的风格,也可以说是“原生态”的,而像陆澹安这样的高手参与,使这种“原生态”呈现出丰富和健康的生长状态。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。 ◆ 剑箫



▲ 评弹艺人正在表演



▲ 旧上海出版的弹词开篇集书影

有关弹词《啼笑因缘》的回忆

每当我听到弹词《啼笑因缘》,总要回忆起业师朱耀祥先生的一段对陆澹安先生的回忆。

据朱师说,他本来就以“龙凤书”(《玉夔龙》和《描金凤》的合称)而驰誉书坛,由此姚荫梅先生等均学《大红袍》(为《玉夔龙》中之一折),宁可降低辈分也要投其门下。1935年,年满40岁的朱耀祥与赵稼秋在萝春阁茶楼兼书场,遇见了陆澹安先生。从此翻开了朱赵档艺术生涯的新篇章。陆先生看中了两人的多才多艺,尤其在他们身上透出的那股力求新潮的灵气,而朱赵则看到陆先生的文才及其对苏州弹词的研究的深厚的功底,三人一拍即合。

首次演出就在萝春阁书场。陆先生现写,朱赵二人现说。早上排书,且边排边议,晚上就演出了。听听简单,做做可太难了。尤其陆先生所写的唱词,非但字句优美,韵律严

格。要“现吃现吐”,朱赵档确实化了苦功夫。因为他们当时还有别的场子在演出。哪知一唱就红,再加上萝春阁书场场东的经营有道,在书场门口挂起《啼笑因缘》4个有现在台式风扇那么大的霓虹灯。题材适时,陆先生写得好,朱赵两人说得好,加上在上海这个力求时尚的大都会,霓虹灯天天亮,书场里日日客满,报刊上常常有跟踪报道,电台上常常播放其中的选段名篇,这一下,真如一声惊雷炸响了百年书坛。朱赵档由响档成了名家。

陆先生提供了一丘沃土,朱赵档成了参天大树,陆著《啼笑因缘弹词》给书坛开创了新的时代,当时走红的范雪君也因此而拜朱耀祥为师。《啼笑因缘弹词》一出世,乐坏了弹词界的众多女演员,她们均称朱耀祥为先生。

◆ 陈平宇(72岁,评弹艺人,原湖州市评弹团副团长)

评弹简介

到底。根据其内容或演出形式,又可分为“玩笑开篇”“白话开篇”“套头开篇”“什锦开篇”“对唱开篇”等。

空中书场 旧时电台组织播放的评弹节目。一般由厂商出资,为其作商业广告。

堂会 旧时人家遇有喜庆宴饮,往往出资特邀艺人上门或酒楼饭馆演出,借以庆贺婚宴。

【过眼烟云】

旧上海的评弹作家

书坛才子姚民哀

昔日上海滩,还有一位集诗人、小说家、戏曲曲艺评论家、评弹作家、弹词艺人于一身的姚民哀。他原名朕,字肖尧,后改名民哀,字天亶。祖籍安徽桐城,系清代散文大家姚鼐的后代,后随祖辈移居常熟。其父姚琴生爱好弹词,常登台奏技,擅说《西厢记》。从艺后遭族人反对,遂改从舅家朱姓,取名朱兰庵。姚民哀受父亲影响,从小喜欢弹词,耳濡目染,很早就能登台演唱。上个世纪20年代初,辞去教职,与胞弟朱菊庵拼档长期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及东方书场等处说唱《西厢记》。他经历丰富,还曾参加辛亥革命的秘密会党,加上语言生动,旁征博引,被时人赞为“真乃当代柳敬亭也”。姚民哀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,擅写诗文,教过书,卖过文,所以能自编弹唱脚本,除了将父传的《西厢记》修订丰富外,还曾替朱耀祥、赵稼秋编撰了小半部《啼笑因缘》,为评话艺人加工润色《列国志》。此外还创作了《空谷兰》《巧姻缘》与《荆钗记》三部长篇弹词,其中的《荆钗记》,曾与朱耀庭、朱耀笙合作,播唱于当时的东方电台。惜乎“佳人做贼”,据《常熟掌故·人物轶事》中记载,1937年日军入侵,姚在常熟沦陷后不久投敌变节,任秘书伪职,后遭抗日分子处决,一说为仇人所杀。

海上弹词女作家

纵观评弹史料,自清以降,弹词女作家不乏其人,如邱心如作《笔生花》,陈端生、梁德绳合撰《再生缘》等等。民国期间,青浦也出了一位擅写弹词脚本的女作家,她叫姜映清,幼年曾随清廷御医陈莲舫之妻祝氏夫人(陈范吾的祖母)学习诗文,打下了旧学根基。后又入女校攻读,毕业后曾在女校任教,嫁夫陈佐彤,为报业人士。辛亥革命后,在《申报》《游戏杂志》《礼拜六》等报章杂志发表诗词、小说。曾撰有《玉镜台》与《风流罪人》长篇弹词两种。上世纪20年代末,又致力于评弹开篇的创作,尤其愿意于古代女性题材,如《杨太真传》《秋江送别》《柳梦梅拾画》《杜丽娘寻梦》《妙玉修行》《小乔下嫁》《杜十娘·出院·泊舟·沉江》等,另有关心民生疾苦与醒世劝善的作品多篇,如《江浙战祸》《灾民的苦况》《劝戒赌》《败子回头》等。姜氏能诗文,通音律,故所写开篇,艺人上口顺畅,深受歌者欢迎,《寻梦》和《拾画》开篇传唱至今,历久不衰,她被誉为旧时代的女弹词作家的有力殿军。

擅写开篇高手多

1923年,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广播电台。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,民营电台竟发展到七十几家。电台播音的兴起,私家宴会的节庆“堂会”演出的红火,弹词艺人对开篇作品的需求量骤增,于是开篇领域成了“书迷”文人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,从而形成了一个上海开篇作家群体,内中有“开篇三杰”沈芝生、许月旦、郑心史。沈芝生,支持男女同台合演的“普裕社”艺人,为他们写了不少开篇,仅为徐雪月就写几十则之多。他还曾以昆曲为蓝本,改编成“对白开篇”,如《金雀记·乔醋》等,其代表作还有《梅月》《浪漫误》等。许月旦,为海上著名报人,对昆曲素有研究,曾在当时的《戏剧月刊》上连载过《昆



▲ 陆澹安著《啼笑因缘弹词》封面

▼《九件衣弹词》手稿



曲杂谈》等,并在孙玉声主编的《大世界报》长期撰文,也是位评弹迷,为汪梅韵等写过不少开篇,如《孝女歌》《新年开篇》等。

还有一位勤于开篇写作的弹词作家、评论家张健帆。他笔名横云阁主(横云)等,曾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在《申报》等报刊上,辟设《评话人物志》《书坛掌故》等专栏,写下了有关评弹艺术的文章数以千计,为评弹作者及评论者组织“灵山会”的中坚人物。同时,撰有大量的开篇,代表作有《蔡文姬胡笳十八拍》等,曾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《小说日报》上连载过长篇弹词作品《香扇坠》15回,由徐雪月在电台播唱。

资深报人倪高风,以擅写开篇蜚声书苑,为老友陆澹安校订过《啼笑因缘弹词》和《啼笑因缘弹词续集》。曾先后出版过开篇专集《嫋嫋集》《倪高风开篇集》等,尤其是“对唱开篇”,汲取京剧营养,上下手作生旦对歌,杂以宾白,推陈出新,倪对此颇为自许,称“仆之对唱开篇,早经弹词名家在‘中央’‘中南’‘南京’三书场试奏,所建尚属不弱”。堪称开篇作品中一支突起的异军。

戏曲、曲艺史专家赵景深,对评弹一往情深,除了在30年代末出版过《弹词选》和《弹词考证》等专著外,还身体力行特地为汪梅韵写了“本地风光”的《汪氏开篇》和褒扬《宁武关》中周遇吉之妻的《刘夫人》等。

另外还有两位上海籍的本土评弹作家也是写开篇的好手,一位是青浦的陈范吾,另一位是嘉定张梦飞。陈范吾,其开篇作品有《孩儿歌》《俗语歌》等。最为人津津乐道者,乃1940年应严雪亭之请,为长篇弹词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整理润饰,从听书记录,经营章回,考订制度,直至斟酌唱词,殚精竭虑地“抠”出了百余万字的脚本,遂使严雪亭得以挟此书名满江南。张梦飞,年轻时,曾向邻居评弹艺人赵正卿学艺。1923年,张梦飞承接大中华、东方两家电台的两档评弹节目,成为专职的电台播唱演员,写下不少开篇和长篇弹词。开篇代表作有《野猪林》等。1947年应范雪君之邀,为其编写《雷雨》30回和《赛金花》40回,范登台演唱后深受听众欢迎。张梦飞1960年受聘入上海文史馆馆员,传世弹词作品尚有《李闯王》《三上轿》《信陵君》等。

正是由于春申几代文人的努力耕耘,加上艺人的灌溉,才使得评弹出落得如此地让人赏心悦耳和怡然陶醉。

◆ 江更生 秦来来